



茫茫非洲

神秘大陆的探险

王文融 编

重庆出版社



人

类

文

明

画

卷

从

主编 吴岳添 李书敏 赵 伐



茫茫非洲

神秘大陆的探险

王文融 编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彭欣
封面设计 王多
技术设计 聂丹英
版面构成 周欣生

人类文明画卷丛书

茫茫非洲——神秘大陆的探险

王文融 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5 插页 2
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ISBN7-5366-4288-1/J · 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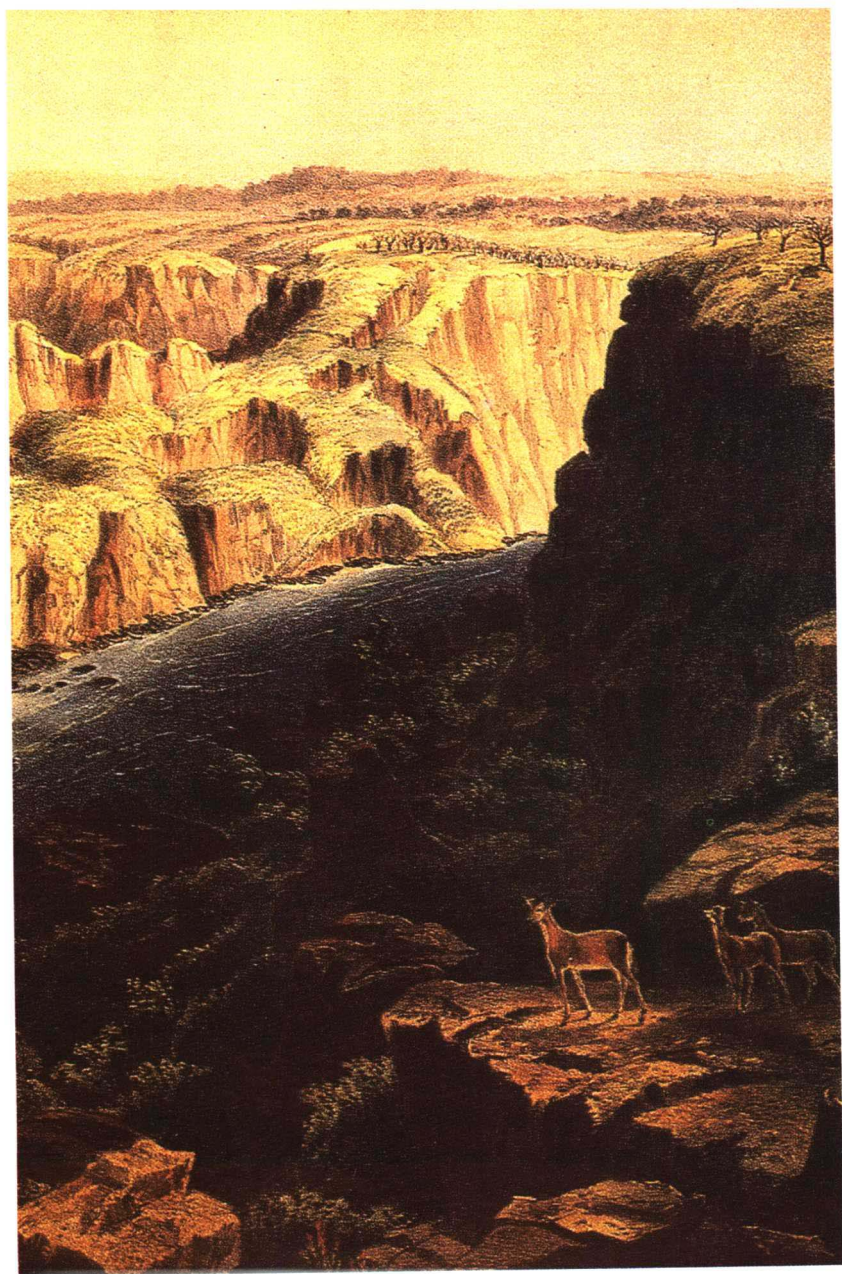
定价: 13.50 元

出版者的话

《人类文明画卷丛书》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丛书，是重庆出版社献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一份真诚的礼物。我们衷心希望你们在汲取丛书里趣味盎然、丰富、翔实的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最美好的艺术享受。

为了使这套丛书尽善尽美，从创意、写作、编辑、装帧到印刷，每位参与者都付出了极为辛勤的劳动。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吴岳添、李书敏、赵伐（以上3位系丛书主编）、郝运、郑克鲁、王振孙、马振骋、周克希、何敬业、徐和瑾、金志平、施康强、王文融、余中先等，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合作，就不会有这套书的成功。

为读者服务是我们的天职，读者的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目 录

第一章	有待发现的世界	1
第二章	尼罗河源头之谜	16
第三章	利文斯敦的使命	38
第四章	在大森林的心脏	57

第一章 有待发现的世界

1800年前后，世人对非洲内陆的地理情况一无所知；100年之后，非洲大陆已由欧洲大国殖民统治。这100年间，探险家的足迹遍及中部非洲。他们测定山川位置，编制动植物索引，与非洲人接触。带着征服色彩的欧洲帝国主义，从非洲获得了新的活力。

非洲的地理条件，使深入腹地充满危险

早在史前时代，非洲便与亚洲和欧洲有了交往。中世纪初期，阿拉伯商队以骆驼为运输工具，得以穿越撒哈拉沙漠，把北非的盐、武器和衣料运到南方，再带回黄金、象牙和奴隶。欧洲人于15世纪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商行，用制成品交换异国产物和奴隶。16世纪初，他们勘测了大陆四周的边界，并与东部沿岸地带的阿拉伯商人有了接触。

但有很长一段时期，对非洲的了解仅限于干燥地带和沿海区域。大西洋的涌潮和沿海的沼泽地，还常常使海岸难以接近。非洲气候炎热，草木生长极为繁茂，潮湿的赤道雨林地带几乎无法通行。树木往往高达60米，必须靠斧子和大砍刀开路，才能在交缠的藤蔓中间行进。

此外，非洲种族繁多，政治力量分散，语言不统一，有上千种相异且无法沟通的语言。分裂状态增加了深入腹地的



困难。还有，关于无头人、半人半兽的怪物的传说，足以打消跃跃欲试者的冒险念头。更不用说食人肉的习俗会令人毛骨悚然……

直到 18 世纪末，非洲由于实际存在的或出于想象的危险，使欧洲人不敢去内地冒险。

科学突飞猛进，人们对地理产生好奇

在早期的非洲地图上，内陆的地形是凭想象绘制的，错误百出，并留下大片空白。随着西方技术文明的发展，有科学抱负的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对地理的无知是一种有损名誉的缺陷，必须立即弥补。1788 年，英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约

瑟夫·班克斯爵士创办了“发现非洲内陆协会”，简称“非洲协会”。20年前，这位大批发商的儿子曾随同库克船长赴太平洋探险。1778年他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后，努力改善科学在英国的地位，并促进同别国科学家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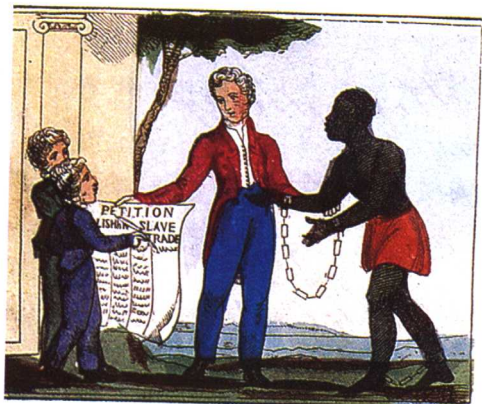
欧洲的精英不仅对地理感到好奇，自然科学和处于摸索阶段的人种学，也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他们认为，人类在以理性认识宇宙法则的同时，还应该牢牢控制所居住的世界。非洲协会确信“拓宽人的认识范围，是实用而有益的”，并在这种乐观精神的指导下大力促进赴非洲的探险活动。

废奴主义的时代

18世纪末年，欧洲还出现了一股主张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潮。航海家前往太平洋探险以后，欧洲人开始关注他们一直不了解的文明。某些旅行家著文指出，那些所谓的“原始”文化堪称社会和睦的楷模。“高贵野蛮人”的迷思风靡一时，对遥远文明的好感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反对黑奴贩卖的舆论在英国兴起。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以劳动力的自由为基础，奴隶制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上，英国比欧洲各国先进，于是希望借着反对奴隶贩卖来削弱对手的力量。

废奴主义者向欧洲公众揭发这种“人对人的交易”，并呼吁予以废除，开始更热切地关注非洲人民。1815年，在欧洲列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法等国决定禁止贩卖黑奴。虽然没有废止奴隶制度，这也是废奴主义者的胜利，他们怀着西方人的优越感，力求在非洲大陆上促进“文明”与幸福。



传教士在非洲发现了传播福音的新天地

早在18世纪以前，欧洲传教士便企图把基督教传入非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主要在刚果和安哥拉活动。葡萄牙人尤其活跃，但传教成绩平平。

18世纪末，基督教世界发现贩卖黑奴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于是，许多传教士动身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传播福音。由于传教团为数众多，对非洲领土的争夺异常激烈。不但罗马天主教会与新教教会互为敌手，而且新教各教派之间也开展竞争。这中间还经常掺杂着欧洲各国间的纠纷：天主教传教团主要来自法国，新教传教团一般来自英国、德国，甚至美国。

传教士大力宣扬他们的善行：学校、诊所和教堂是传布福音的圣地。传教团不时把工具、布匹等物品分发给皈依者，作为他们劳役的报偿。最早进入中非的传教士中，有两名德国人：克拉普夫和雷布曼。1840年，他们抵达东岸印度洋畔的蒙巴萨，把《圣经》译成东非人使用的斯瓦希利语，以便更能说服当地人成为信徒。他们是最早提到古老的肯尼亚雪山和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欧洲人。当然，大多数传教士深居简出，并不四处探险。他们不完全照非洲人的方式生活。即便在传统非洲风格的房







子里，他们也摆上全套欧式家具。这样，他们在传教地点的四周，不仅仅定下了宗教规范，也树立起新的文化模式。

商人的希望

非洲有丰富的矿藏，又能提供制肥皂的棕榈油和制药的树胶等大量产品。于是，愈来愈多的人渐渐看出，与纳入国际贸易轨道的非洲做买卖将有利可图。工业欧洲做着美梦，想要控制这些生产原料的来源。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随着内陆地区的开放，非洲可以成为巨大的市场。西欧继英国之后，变成“世界的工厂”；工厂必须推销产品，任何能扩大市场的前景都受到欢迎。

但是，逐区查勘并绘出地图，与非洲人民建立联系，是任何商业渗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商业实用主义也是加快非洲中部地区发展的因素之一。

从 19 世纪末叶起，探险与殖民同步进展

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列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非洲扎根大有好处：可以在政治上控制非洲，牢牢掌握经济王牌并确保未来。过去，探险家一直由私人机构资助；自 1880 年起，许多探险活动也得到政府的担保和资助。一场殖民混战打响了。

从此，由军官进行的探险就不只具有军事意义了。他们也是外交使者，负责应付外国的竞争，捍卫本国的旗帜。这些军官探险家前去测定陌生土地的方位时，也肩负官方使命，

要与非洲君主和头领签订条约。对地理的好奇已退居次要地位，法国人尤其如此。法国士兵和军官奉命，必须先赢得某位国王的好感，然后强迫他接受法国的保护。自愿也好，奉命也好，第一批探险者在非洲的活动确实促进了殖民地的建立。

欧洲人的典型形象

“探险家”这个字眼，令人联想到一个头戴有边的盔帽，不停地捕猎猛兽或大象，与蚊子或其他害虫缠斗的人物。他既敦厚又专横，既固执又圆通，满腔热情而又看破红尘。他一往无前，最厌恶欺诈和光说不练。

实际上，探险家的形象要复杂得多，而且受到历史的局限。一般说来，探险家是欧洲人或北美洲人，肩负着明确的社会职责：把世界状况告诉同时代的人，把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观念发扬光大。同时，他们应该勇气十足，有献身精神，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成为“文明”世界在中非的代表。

不过，有些旅行家是因为与自己所属的群体格格不入，才去非洲探险的。生活在19世纪的传统社会，尤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他们感到生活空间狭小，向往一个不那么





闭塞的天地，以彻底摆脱现实生活中那些难以忍受的清规戒律。还有些探险家十分浪费，一意追求新奇。他们以为只要到了另一块土地，就可以改变生活环境。有人为了超越自我，便在非洲寻求赎罪之道。

西方人对非洲的迷恋，与非洲的神秘性有关。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非洲大地蕴蓄着黑暗的力量，许多地方无法接近，人民古怪奇特。探险家自己也推波助澜，使用诸如“黑暗的非洲”、“神秘的大陆”等字眼，更加重了非洲大陆的神秘氛围。棕榈，雄狮，原始的武器和肉感的女子，是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非洲的象征，具有极其诱人的异国情调。

探险家几乎等于创世者

一旦探险事业有成，旅行家在西方世界便声名显赫。陌生土地上的河流、山脉、城市等，似乎得先经过他们确认和编目才能存在。

事实上，非洲人早已熟悉这些空间。但是西方探险家竟然宣称：他们“第一个”登上某座山，“最先”经过了某条河，“发现”了某个湖，仿佛他们踏上了无人居住的星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为湖泊瀑布命名，无视它们饱含深意的原名。

举例来说，赞比西的瀑布被当地人称作“隆隆作响的烟雾”，这本是个易于想象而且生动的名字。英国探险家利文斯敦来过之后，它变成了“维多利亚瀑布”。

欧洲人自认有权为新发现的地点命名，而且，新的名称